



奈飞版《三体》将于3月21日全球同步上线。专注于《三体》IP内容开发的三体宇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透露,《三体》是奈飞有史以来单集投资最昂贵的剧集,这部剧的上线,让中国科幻带世界观众一起“仰望星空”。

《三体》已然全球著名IP。曾经,中国科幻小说一度只是一个小众市场,中国科幻迷往往热衷于阅读国外作品,国外也很少有人阅读中国科幻故事。刘慈欣改变了这一局面。他创作的《三体》于2006年首次在《科幻世界》上连载,故事中既有能移动整个星球的大型工程项目,也有平静的人类情感呈现,已拥有超过2.6亿的粉丝数。这部作品之所以深受科幻迷的喜爱,因为它是一部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世界、开启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作品。

此前,腾讯版《三体》电视剧已经赢得了原著粉的好评,堪称中国科幻电视剧创新的里程碑。同时,该剧全球发行已覆盖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在社交平台上观看人数达数百万。“三体宇宙”也在不断探索、挖掘《三体》的文化价值,比如将制作《三体》VR互动叙事,开发《三体》系列游戏,并授权开发《三体·引力之外》沉浸式



《三体》IP即将上线奈飞 让全球网友追中国科幻

科幻体验、三体宇宙闪烁增强现实观测站和三体沉浸式艺术展等。

“三体宇宙”方面透露,奈

飞给予《三体》的制作班底和经费均可谓“豪华”。这部由《权力的游戏》主创大卫·贝尼奥夫、D·B·威斯和华裔制片

人亚历山大·伍联手制作的科幻大片平均每集预算高达2000万美元,全季8集总计约1.6亿美元,是奈飞有史以来单集投资最昂贵的剧集。上线前,奈飞版《三体》发布三条预告片播放量都已破千万,或将令中国科幻小说迎来迄今为止最大的观众群。

《三体》已然是一个世界性的IP,据了解,专注于《三体》IP内容开发的“三体宇宙”还在不断探索和开发《三体》背后的巨大文化价值,比如将制作《三体》VR互动叙事,开发《三体》系列游戏,并授权开发《三体·引力之外》沉浸式科幻体验、三体宇宙闪烁增强现实观测站和三体沉浸式艺术展等。

通过奈飞花大价钱改编《三体》,可以看出全球观众对中国IP的接受,也是对中国作品的价值观和表达方式的认可,更突显了中国文化IP的价值。《三体》的主旨是传递全人类团结共同克服逆境的主题,在科幻故事中表达这样的精神内核,也能展示中国文化的精髓,增强世界观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正如刘慈欣所说:“科幻小说描述我们共同的梦想,也展现我们要共同面对的危机。科幻最能引起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共鸣,是沟通世界的桥梁。” 本报记者 吴翔



“飞行的眼睛” 看法国当代艺术

本报讯 (记者 乐梦融)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为观众精选来自法国卡帕萨现代艺廊永久典藏,包括14位艺术家的46件作品,涵盖雕塑、摄影、绘画、玻璃、陶瓷等多种艺术类型。日前,这场名为“飞行的眼睛——探索法国传奇古堡卡帕萨艺廊的当代艺术”在上海开幕,创作者们以自身经历和探索,表述着生命和时间的意义。

乔治·尚克洛是法国现代最具代表性的雕塑艺术家之一。童年时期在二战中艰难逃生的经历影响其一生。他的陶瓷作品和青铜创作,为众多著名博物馆收藏,也曾经作为永驻的公共艺术陈列于城市和建筑之上,母题是人类的悲悯。作品《同伴》成为上海展览的封面——未经装饰的灰色陶土展现了生命的脆弱,细腻雕塑的肌理展示了强韧的力量,作品让人想起米开朗琪罗不朽名作《圣殇》,在至暗时刻中,人与人之间温情柔软的拥抱。

“人最后剩下的是什么?这是所有艺术家都在探讨的命题。那便是情感。是爱。任何东西剥夺不了它们。”策展人杨惠姗(见图,右一)说,她和丈夫张毅都很欣赏乔治·尚克洛作品,张毅生前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国

举办乔治·尚克洛的展览。“此次,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联手卡帕萨现代艺廊,得以在上海特别展出两件乔治·尚克洛的传世真迹。”

师承乔治·尚克洛的范尼·费雷,作品《表演者》为这次的展览带来了充满动态的情绪感知。她以黏土雕塑而闻名,通过陶泥雕塑,青铜铸造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她非常喜欢在生活场景中融入动物;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兹宾诺夫斯基将难以协调的玻璃和石头融为一体。两种表象上互相排斥的材质,在空间中和人互动。不规则的石头及玻璃之间,线条的流动形成了整体统一性,以至于整个雕塑几乎被误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结晶;马克·珀蒂作品中孤独的人们,有着阴郁的样子,他们似乎迷失方向,被压抑的情绪所支配,犹如身体脱离现实,灵魂无依存地徘徊。

卡帕萨现代艺廊是一座法国的展览中心,同时是法国权威的现代艺术重镇之一,由一栋17世纪的古迹建筑修复而成。在这栋古堡中,陈列着80多位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创作风格多元。此次展览是卡帕萨现代艺廊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多位艺术家联展,每件展品均引领着各自领域的艺术锋芒,其中,更不乏首次来到亚洲展出的大师级作品。

展览将持续到9月1日。



“声音的记忆” 听那些艺术回响

本报讯 (记者 徐翌晟)“小时候弄堂里听到过的一段童谣,你最好的朋友在你耳边连续不断倾诉15分钟……这些‘声音’比一段音乐对你来说是不是更有意义,而不仅仅是‘好听’?”在昨天多伦多现代美术馆对公众开放的“听路:中国当代声音艺术实践”上,参展艺术家陈维对记者解释“声音艺术”。“听路”展出的并不是一群“演奏不好乐器的艺术家”退而求其次的作品。

展览以2010年为时间上的坐标,参展艺术家陈维、孙玮、王长存、颜峻、杨嘉辉、张安定以当代艺术视野中的展览为线索,通过文献与档案来回顾声音艺术在中国的进展,观察中国声音艺术家的创作演变,思考声音艺术在当下的艺术生态与未来的可能。

“听路”作为一个短语,是不符合日常语法规范的。按日常逻辑,路总是被“看”到,没有一条路是能够被“听”到的。但是策展人殷瀚并不是要用“听觉”去替代“视觉”,因此展览出现的声音艺术作品中大量使用图像材料与视觉形式。美术馆门口的大屏幕与进门处的屏幕互相联动构成了陈维的作品《协奏曲/弹幕》。路过的观众有兴趣扫一下门口屏幕上的二维码,输入自己想好的

短语,这个短语经过短短的几秒钟就会出现正在直播展厅实况的大屏幕上,如“这里到底在展什么玩意儿?”这样的疑问不时飘过。

在这个展览上,我们会听到各种曾经被忽略、被掩盖的声音。比如,杨嘉辉的作品《消音状况之二:消音舞狮》,与我们日常所见的锣鼓喧天的舞狮不一样,去除了喧闹的锣鼓、周边的鼓掌欢呼、市井嘈杂,唯留下舞狮人转动狮子舞具时轻微的碰撞声、站在凳子上表演的脚步声以及舞者的呼吸声……“安静”下来的舞狮,因为专注,让观众者的内心更为舞者的一举一动而动。

因为“听”是一种感受方式、思考方式和存在方式。对声音艺术的种种阶段性的认知与评价也关联到更宽泛的当代艺术创作方法与形式;也将作为一种实践,更广泛地介入我们如何感受、认知、思考我们与世界。

“听路”展还选取了“唤醒巴特西”“转译:中国声音艺术大展”和“原音:太原的地方声景”这三个前几年影响较大的展览的部分文献,展示部分参展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声音艺术作品、艺术家访谈和艺术评论文章。展览将持续到6月16日。